

# 河湟民间文学集

(第一集)

青海省西宁市文联编

一九八一年三月



青海省西宁市文联编

# 河湟民间文学集

## 第一集

### 目 录

#### · 讲话 · 书简 · 民间艺术介绍、研究 ·

大力开发民间文学的宝藏……………张 越 ( 1 )

第一本《花儿集》成书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张亚雄 ( 16 )

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一歌的产生经过……………王洛宾 ( 29 )

青海“花儿”格律试说……………赵宗福 ( 128 )

简述“花儿”研究情况……………魏明章 ( 149 )

#### · 民歌 · 民间小曲 ·

##### 土族婚礼歌 ( 五首 )

西亚然 ( 32 ) 木吉鸟 ( 42 ) 阿丽麻 ( 44 ) 绣莲花 ( 48 )

卡日卡吉盖 ( 54 )

##### 土族“安召” ( 午蹈唱词 · 七首 ) …………… ( 60 )

安召索罗罗 〈一〉、〈二〉吉祥如意来 〈一〉、〈二〉春

节祝福 纳信斯果 唐德格玛

唱述者：李仁谦、张万录、田万宝、兰大汉、李友明

翻译整理：李友楼、马占山、马光星、马光耀

**藏族“拉夜”（十九首）……………（68）**

唱述者：阿布仁钦等。

搜集、翻译、整理者：尕藏、立早、包恒智、扎西巴  
巴、华洛桑

**撒拉族“巴西古溜溜”（十段）……………马学义搜集翻译（81）**

**回族宴席曲（六首）……………（89）**

封牡丹、一山的松柏、十瓶酒……………周梦诗 搜集整理  
挑大兵……………马得仓唱述 伊斯玛尔勒记  
收拜佐(张明昭唱) 十二月花果(白占云唱)…杨柳记录

**民间小曲（十二首）**

织手巾(土成山、杨殿杰唱述)(100)·四季花(赵有学、  
王金花唱述)(104)·和睦歌(王有德唱述)(106)·鬼  
推磨(马有福唱述)(108)·绣荷包(刘连德、韩存贵唱  
述)(110)·禁烟歌(杨存贵、马有元唱述)(115)·送别曲  
(杨晓农、张明昭等唱)(118)·包公插花(李鸿论唱述)  
(120)·湟水风物酒曲(李鸿廷唱述)(122)杨正荣 搜集  
孟姜女哭长城(马得仓唱述 艺苗整理)(123)·四季  
歌(马 甘搜集)(128)

**传统“花儿”（六十四首）……………刘连德 搜集（161）**

“花儿”对唱（五十首）……………朱仲录 辑（175）

**对山歌（二十二首）……………（186）**

（杨晓农、张明昭、罗永朋、杨殿杰唱述）杨柳搜集

## · 民间故事与传说 ·

- 敖登塔拉(星宿海的蒙古族传说)……巴·乌云 朱刚搜集(191)
- 对 诗(回族民间故事)……马金保讲 包恒智 搜集(194)
- 阿里和白鸽子姑娘(回族民间故事)马福海、朱刚 整理(197)
- 父母的心和儿女的心(东乡族民间故事)……赵存录 整理(203)
- 降王蟒(土族民间传说)……………郭永玺 整理(207)
- 阿依霞与热合曼(撒拉族民间传说)……韩新华 整理(214)
- 花牛犊儿(汉族民间故事)……………张晶云、武斌 搜集(219)
- 野人婆儿(汉族民间故事)……………张晶云 搜集(222)
- 盲女谈红(汉族民间故事)……………立 早 搜集(226)
- 三姐妹和后父(汉族民间故事)………谢承华 搜集整理(227)
- 雄狮王单骑赴霍尔(藏族民间故事)……董绍宣 改编(236)



# 大力开发民间文学的宝藏

张 越

这次座谈会，对民间文学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，在我们西宁市来说还是第一次。在这样的会上，我实在没有发言权。由于责任所在，加之有所偏爱，所以在此谈一些外行的想法和看法。好在这是个座谈会，座谈嘛，就可以各抒己见。“智者千虑，或有一失”，我是“愚者千虑，或有一得”。这次会议开得很好，同志们积极、热情，畅谈了许多见解，宣读和传阅了十多篇研究论文。今后可以不限时间，不拘形式，多开几次这样的会议。让大家有口头的或文字的发表自己见解和研究成果的机会。

前几天，我和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。许多同志都说青海是民族民间文学的富矿地区，我很同意这个说法。我在青海走了不少地方，有所见闻，感到青海的民族民间文学不仅形式多样，而且内容丰富多采，确实称得起富矿区。这就给我们民族民间文学的爱好者、研究者、专门机构，甚至社会科学，自然科学部门都提供了一个广阔天地。这次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头，必将对我市民族民间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下面我想谈几点认识，跟同志们一起商量和探讨。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。

刚才说过，对民间文学我是个门外汉。什么叫民间文学？

它的含义是什么？我不大懂，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说几句。我想这个东西大概是劳动人民抒发自己的感情、认识的口头文学。包括歌谣、故事、神话、传说、寓言、谚语、笑话以及民间说唱等等。它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，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，表现他们的艺术趣味和美学理想，是劳动人民自己直接创造的文学，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个性。

在这方面，我感受颇深的是：首先觉得各种民间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似乎都与它所产生的地区有关，也就是说都带有它产生、存在和发展的这个地区的历史、风俗、习惯、语言、自然环境、民族宗教、道德观念的特点，有它这个地区所特有的地方色彩。比方说青海的“花儿”，唱出来高亢、奔放、热情，具有辽阔的高原风格，它反映的内容也具有这个地区的风土人情。它的某些形式，旁的地方想学也学不好，想搬也搬不动，即使搬到另一个地区，人家也不一定喜欢，因而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。你把“花儿”换一换地方，搬到上海去，让上海人来唱“花儿”，他就肯定唱不出青海这个味儿来。同样，让我们青海人去唱“苏州评弹”，去唱江浙一带的民歌，也肯定唱不出人家那个地方的风味儿。（当然，专门的歌唱家例外。）其它形式如民间故事、传说、神话等也都有地区的特点。南方的故事有南方的特点，北方的故事有北方的特点。青海民间故事里招待客人可以是“手抓”，决不会是“龙虎斗”；青年男女可以骑牦牛去漫“花儿”，而决不是骑水牛歌唱；而广东的民间故事里，招待客人也不会用酥油炒面，吃手抓羊肉，青年男女们也不会赶着牦牛唱着歌上山岗。因为这些不符合它这个地区的风俗人情嘛。

即使同一种形式，同一类题材，也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

别。比方鼓词这种形式，按地区分就可分为京韵大鼓、西河大鼓、山东大鼓；快板这种形式又可分为天津快板、北京快板、陕西快板等。全国各地几乎都有道情，陕西有，河北有，河南有，青海也有。象陕西道情，又可分为陕北道情、商洛道情、关中道情，同样都是道情，但是各又不同。“花儿”，甘、宁、青就各有不同，青海有青海的“花儿”，临洮有临洮的“花儿”，民和、乐都一带象是一个调，循化保安又是一个调。这个地区唱出来是这个味儿，那个地区唱出来是那个味儿，各有千秋，各有特色，各有风采。同一类题材的故事因为地区不同，说法也不一样。可以说所有民间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都打上了它那个地区的烙印。有人告诉我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故事，各地传说就不一样。一般来讲，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公子和小姐。可到了有些地区，梁山伯成了农村木匠，祝英台成了山村姑娘。在“十八里相送”中，祝英台在沪杭一带，是用文绉绉的含蓄的比喻来表达爱情；而有些地区祝英台却是让梁山伯吃槟榔表达自己的爱情。因为它那个地方就有男女相爱用请吃槟榔来表达爱情的风俗。有些歌谣，在这一个地区可以加这样的尾音；可以加那样的拖音；在另一地方它又加另外一种。这样唱出来，他那个当地人就喜欢，就乐于接受，他听着就顺耳，不仅顺耳而且悦耳，高兴，在另一个地区就不一定。所以我说在学习、研究民间文学的时候，就要首先把握住这个地区特点。我感到有的同志在探讨“花儿”、“平弦”等等的特点的时候，讲格式啊，讲曲调啊，这固然很必要，也很重要，但没有或缺少很好地深入地探讨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格式，这样的曲调？它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一带地区而不产生在那一带？它跟这个地区的地理、风俗、宗教、历史特点等等有什么关系？也就是说在研究格式曲调的同时，很有必要注意到它在这个地区之所以

受到当地人民热爱，土生土长的特殊原因和关系。当然，我上面说的并不妨碍各地，各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互相交流，互相学习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再一个，我感到民间文学都是用说和唱的形式来表达的。有的是说，有的是唱，有的是说中有唱，有的是唱中有说，有的是边说边唱，总之都和嘴巴有关，所以它的口头性是很显著、很强的。过去，劳动人民上不起学，念不起书，剥削阶级剥夺了他们掌握和享用文字的权力，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，他们始终只能凭口头创作，凭口头传授，凭口头存在，凭口头发展。比方民间艺人在学艺时，就一直采用口传心受的方式。民间文学这种口头特点啊，普遍、久远得很，它几乎是民间文学作品和形式流布很广，相传很久久的唯一形式。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、民间故事和歌谣等被传诵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传遍了祖国各地，有些甚至传到国外去了。即使在今天，书写工具，出版技术这样发达，而民间文学仍然保持着它的口头特点，而且永远不会停止，不会消失。这主要是因为口头语言是一种最及时、最灵活、最方便的表达工具，和人民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紧密相关。人民本能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嘴巴和耳朵，想唱就唱，想说就说，想听就听，想记就记，想编就编。比方咱们青海“花儿”的对唱，据我知道，在乡间的时候，青年“对”，壮年“对”，老头子也“对”；有的放声高歌，有的低吟漫唱，有的是两个人或许多人对唱，还有的一个人独“漫”。尤其是在感情激发的时候，那些民间歌手随时都能唱，随着灵机一动，因情因景，他就可以给你编出一套来。还有，我们在乡间经常看到有些年青媳妇、大姑娘，她们在那里锄地的，撒肥的，割草的，赶车的，一边劳动一边轻松地唱出个词，唱出个内容来。有的在磨面或者做针线时，她也哼着一种调，她

也许不知道她哼的是什么调，但不外乎抒发感情，诉说心事。有的悠扬兴奋、有的如怨如诉，优美动听，既述自己心怀，又悦旁人耳目。

认识和研究这种口头性，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方言问题。不用地方语言，你就唱不出那个味儿。你能用普通话唱“花儿”吗？能用河南话说“倒江水”吗？能用广东话唱“信天游”吗？显然是不行的。许多唱词和说白用方言说唱是优美动听，也是押韵谐调的，如果用普通话来说唱就既不押韵，又有些别扭。不要说整个词的说和唱，就是你想随便改变一下它的某些方言词汇，也就会失去人家原有的含义，群众也觉得没那个味儿。因为方言里一些词汇不仅有鲜明的地方色彩，而且有它独特的意思。比方青海人说的“孽障”，有人给我解释，好象语气的轻重，拖音的长短，感情的变化，对象的不同，它的含义也就不一样，你就不能用普通话中一个意义相似的词去代替它。陕西人说的“骚情”，含义有多种解释，运用时，常常依据外界对象，条件的变化而有许多特定的意思。青海人的语言十分丰富，有许多特色，有很多是倒装语，听起来还特别优美、别致和文雅。所以，你在研究民间文学的时候，不懂得语言，尤其不懂得方言，不懂得方言的含义，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。在座的同志，有许多是外省人，但一直从事青海民间文学的研究，并且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。你可以问问他们，他们没有一个是不会说青海话的，不懂得青海话的。这都是和他们长期的刻苦学习分不开的。

再一点就是我感到民间文学还有个广泛的群众性问题。假使说，我们常常说什么“来自人民”、“来自群众”、“来自民间”……等等。这个民间文学啊，是名副其实地来自人民大众，它在人民中创作，在人民中传播，在人民中发展，在人民

中保存。几乎人人都是作者，今天不是作者，明天就可能是作者；老太婆是作者，老头子也是作者；大姑娘是作者，小媳妇也是作者。而且他们有的既是作者也是表演者，也是听众。所以我就把民间文学叫它个人民的文学。

我们文学界有时听说某某人抄袭别人什么啦，某某人争什么权啦，而民间文学从来就不存在这个现象，它公道得很，大方得很。有很多有名的东西，现在也不知道作者是谁。比方青海的《四季歌》，全国许多文工团，到青海来的，或还没有到青海来的，不少人都学这个歌子。今天谁能说这个《四季歌》的作者是谁？它是民间的，它有原始作者，但不知道他的姓名，更不知道经过多少人改编过。还有“花儿”那个河州令《上去高山望平川》，在青、甘、宁十分流行，你说那是谁创作的？是哪一年创作的？恐怕都说不上来。所以，许多优秀作品，它们既不是某一个作者所创作，也不为哪个个人所私有；既不写明哪个作者的名字，也不赋予哪个个人以著作权。它的创作者、修改者、讲述者或演唱者只有一个名字叫人民大众。有些民间艺人创作过不少优秀民间的文学作品，他也没有争过版权，也没有要求过什么作者的权利。他一创作出来就交给人民、而且他也不管谁改不改。其实有无数的人在不断地修改，一直改到今天，还不能算“定稿”。

正由于如此，民间文学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状态中。这种变动虽然是不自觉的，可它是经常的、大量的、也是必然的。因为它是口头作品，口传心记，而且人人都可以唱，人人都有权改，谁都有权根据自己或听众的口味、爱好、艺术情趣去进行改动和加工，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时代的变迁，人民生活的变化，也促使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、风格和特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，这些改动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是改得成功的，越改

越好，但也有改得不好的。经过无数人无数次地改，口头改，口头变，变了也没人计较。因此，形成了许多变文，或者大同小异。有的改了一两个词，有的增删了一部分内容，有的发展了形式，有的主题发生了变化。比方说旧社会流传的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”，到了新社会，就变成了“好铁要打钉，好男要当兵”。一字之差，整个意思都发生了变化。咱们的“花儿”、“平弦”、“贤孝”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恐怕也不在少数。

民间文学这种易变的特点有好处也有缺陷，好处是通过不断地变，不断地改，使民间文学更加完美，更加丰富多彩，促进了民间文学的发展。缺陷是由于遗忘和误传而使有些好的作品失去了某些光彩，有些甚至失传了。比如今天说的“倒江水”这个东西，我到青海二十几年了还没听过。我光听说有“花儿”啦，“贤孝”啦，“平弦”啦，还不知道有个“倒江水”。象这样的形式，如果不去搜集整理，不去抢救就会有失传的危险。

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扰破坏的时候，唱一个歌他们认为不好就会把你打成反革命。过去，因为一首歌，一支曲子，一首词，一出戏，打了无数的反革命，民间文学也一样。没有调查，咱们搞民间文学的人里边，有没有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，给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的？但是，我知道在那个时期啊，青海高原的民间文学象“花儿”等形式，谁也不敢唱，谁也不敢说。这么爱唱的地区，这么爱唱的民族，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受到那么大的影响，简直是封闭了人民的喉舌。咱们青海这个地方一个是爱好歌唱，一个是爱好张贴字画。来了个所谓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，一家伙就把“花儿”、“画儿”全部给打掉了。民间文学在搜集、整理、研究、探

讨、发展等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损失。所以在民间文学方面，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。

对这个问题，我提出这么几个字：搜集整理，研究探讨，发展创新。最后这四个字我没有把握，前面几个字估计能说得通，准不准不保险。后边发展创新这个话，能不能成立再说，我先提出来。

搜集是一项特殊的调查研究活动，也是民间文学领域内各项工作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。这件事可不容易啊，咱们青海是个多民族地区，是民间文学的富矿，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那么几个歌手。在山村僻野，即使在深山老林里边的独户人家，也许他就会创作，会歌唱。解放三十年来，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、爱好者在搜集、挖掘、整理、抢救民间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。但做的还不够，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搜集起来，挖掘出来；有的还有待于整理、推广。同时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还有新形式，新内容不断涌现。因此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民间文学，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我们就必须特别重视搜集工作。

怎样搜集呢？我看在范围上讲应该全面一些，不管它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；口头的或是已经有文字记录的；正面的或是反面的；歌颂的或是暴露的；汉族的或是藏族、土族、回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。上下几千年，纵横几千里，古往今来，都应搜集，不要仅仅停留在“花儿”、“平弦”、“贤孝”、“倒江水”等几个方面。在民间文学这个领域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内容是丰富多彩的。咱们青海的民间文学光座唱方面的，就已经知道的有“平弦”、“宴席曲”、“小令”、“贤孝”、“太平秧歌”等等。就“花儿”这种形式来说，它的歌词，曲调究竟有多少？仅以其中的令来看，什么“河州令”啦，

“尕马儿令”啦，“水红花令”啦，“白牡丹令”啦等等，少说也有八、九十种吧？而且因为民族、地区、内容和演唱者的唱法和情感不同，同样一个“令”就能唱出多样的风味来。记得我在当“牛鬼蛇神”的时候，那个农场里有个医生，和我的关系不错，他经常跑到我看果园那个房子里来，喝上两杯酒，一会儿唱这个，一会儿唱那个，多得很，丰富得很，好听得很多。上面讲的还是唱或座唱方面的，至于“说”里边的也是很多很多，一般来讲象故事，笑话、寓言、谚语、神话、传说、还有绕口令等等。光这个民间故事，在青海这么一个多民族的地区，恐怕就有许许多多。我们常常下乡，在劳动，言谈中间，群众自觉不自觉地都会给你说好多故事和笑话。有旧的，有新的，有刚刚创作的，有即兴而出的。而且很有地方色彩，民族色彩和高原色彩。目前，我们还没太注意和搜集这方面的东西。还有儿歌，也没有多少人去管它。所以我说民间文学在搜集方面要特别注意这个“全”字。

不过说实在的，咱们这个搜集，还不能成立个什么专门组织，寻他几十个人，分开地区，专职分头搜集，这不可能。过去，有过国家组织一些文人到民间采风的制度。解放后，特别是一九五八年，全国也搞了一阵新的“采风”运动。记得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新闻报导。时间不长，就搜集到了许多新民歌和传统民歌。但是，随着经济上的瞎指挥和浮夸风，搜集新民歌运动也走上了歧途。当时，把采集民歌作为一项政治任务，提出“人人写诗”、“人人唱歌”，还提出什么“村村要有李有才，社社要有王老九”，有些地方还要工农群众停工停产来放“文艺卫星”。这就完全违背了民间文学的创作原则，出现了许多说空话、说假话、吹牛皮的诗歌。象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，我们应该引以为戒。现在我们可

以让一些部门如宣传部、文化局、文联等采取各种形式，利用各种条件，发动广大爱好者、研究者、作家、编辑、大专院校师生，在一定时间，一定条件下，根据我们的实际，或专门任务，或顺手牵羊去搞，都要不失其时，不失其事。我们要做学问嘛，我们要为四化服务嘛！我们要把它搜集回来，挖掘出来嘛！

我估计在目前搜集的时候，还会遇到一些问题。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流毒影响，可能有些人还不愿说，他过去在这方面吃过亏，或见旁人吃过亏，他有教训，有外伤也有“内伤”。还有的是老年人，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可能觉得这对他关系不大。兴趣来了就创作，高兴了就唱几句，没人听他就拉倒。你今天把他当做什么搜集对象，他说“不敢当，我不会”。或者一问三摇头，金口不开。还有一个经济因素，农村强调按劳分配，凭工分吃饭，你给他听三天时间，他挣不上工分，谁听那个“闲传”去？所以这里面有认识上的原因，有政治上的原因，也有经济上的原因。这就要讲个态度问题。我们首先要在尊重劳动人民和他们口头创作的基础上，大力宣传民间文学的重要性，宣传它对文学、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作用。下去以后，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，要有深入基层、联系群众的作风，要有虚心学习，不耻下问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，还要有不怕困难，敢于吃苦，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，千万不要搞那种“猎奇式”或“审问式”的搜集方法，这样，搜集工作才能顺利开展。在座的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化了很大心血，搜集回来，还进行了整理、研究，写成论文，拿到我们这个会上的就有十几篇，确实值得表扬啊！

刚才说了个搜集，现在我再说说整理。所谓整理，就是搜

集回来后，聚有一定数量，对其中一部分基础较好的作品进行适当地调整，该补的补，该缝的缝，写成文字。这个工作很有意义，也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。我想在整理时，要特别注意保持人家原来的意思，原来的体裁，原来的结构，原来的特点和风格。千万不能大增大删、大改大添，以至于伤筋动骨，面目全非。因为你是整理，不是改编，不是再创作。这一点也是十分紧要的。

关于取舍问题。我觉得咱们首先把它当资料搜集起来，抄写出来或打印出来。经过整理，能发表的发表，不能发表的当做资料保存，就象京剧大汇编那样，弄它几十个本子专供研究探讨使用。

咱们这次座谈会主要探讨的是“平弦”、“花儿”等，明年或今年后期的下次会议，也可以研究、探讨其它形式。我们还要想办法团结热爱民间文学的积极分子，鼓励他们去全面地搜集，谨慎地整理，深入地探讨，大力地推广。并尽量争取把他们的作品发表出来，稿费归个人所有。整理者呢，搜集者呢，按国家规定，谁口述的，谁搜集整理的，分别享受稿费。另外，在一段时间，还可以召集一些来自民间，来自工厂的工人，农村的社员，根据他们的感情、认识、经历谈体会，他们的语言也许和咱们的不一样。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住宿、生活条件，还可以给点误工补贴。

关于研究探讨，我就更谈不上个啥了。我想我们搞民间文学的同志，应该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，既要研究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共性，更要研究民间文学的个性，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，研究民间文学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，以及它是怎么进行创作、传播的特殊情况，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，不要用一般的文艺理论去死搬硬套

在民间文学上。比方说“花儿”与诗歌，民间故事与作家小说，民间小戏与现代戏曲等在思想内容、艺术形式、表现方法、语言风格诸方面有哪些相同的地方，有哪些不同的地方？民间文学各种形式具有什么不同的特点？它们的创作规律怎样？从而研究探讨出民间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格。目的只有一个：促进民间文学的发展与繁荣，从而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下面谈谈对民间文学各种形式的发展创新问题。这个话我先提出来，我觉得不太准确。能不能这么提？反正我有这个意思。刚才说过，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，研究是为了发展，为了创新，为四化服务。如何用旧瓶装新酒？如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人民服务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实际上解放以来，我们的民间艺人，民间歌手，我们的群众，随着生活面貌的变化，精神面貌的变化，利用旧的形式，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新的民歌，新故事等等。拿“花儿”来说，就出现了许多歌颂新中国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歌颂四化的新“花儿”。咱们青海每年各地的“花儿会”上，千百个歌手放开金嗓子或银嗓子，引亢高歌，热闹非凡。据说去年，光在瞿昙寺“花儿会”上采集的新“花儿”就有一百多首，这里谈的是旧瓶装新酒。另外，民间文学的形式，也总是在自然地发展着。比方有些“花儿令”，现在的和光绪年间是不是一样？现在比那时候从“令”的数量上讲是多了还是少了？有没有发展？回答是肯定的。社会在发展嘛，事物也在发展嘛，连词汇都有发展，所以它的形式也会有所发展，问题是我们要在研究探讨的基础上，遵循它自身的规律，去进一步发展它，促进它的繁荣。

我们还应该以民间文学为素材进行改编和再创作，对这种作法不仅不反对，还要大力提倡，大力支持。因为这种改编和